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　頁 41～64（民國九十六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20, pp. 41～64 (2007)
Taipei: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從巴赫特窣堵波浮雕圖像探討佛塔建築式樣

盧惠敏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村規劃系、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教授

提要

本文主要以巴赫特窣堵波與其雕刻圖像爲例，探討西元前一、二世紀的窣堵波佛塔，與其雕刻圖像中所呈現的供養建築型式。從文獻探討佛塔的定義，起塔的因緣與佛塔的形制，再比對巴赫特窣堵波與其雕刻圖像，探討供養崇拜物的類型與建築的形式，以及大乘初期佛塔功德思想。對廣義佛塔建築而言，巴赫特窣堵波雕刻圖像即已呈現了至少在西元一、二世紀之窣堵波的露塔、功德堂的屋塔、或開敞的無壁塔的三種供養建築的形式。佛塔供養的功德思想在小品般若經被轉化來闡述般若思想，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供養建築從窣堵波到功德堂的形制亦反應了「聖化—供養—功德」的功德思想發展脈絡。

關鍵詞：1. 佛塔　2. 窣堵波　3. 巴赫特　4. 功德　5. 功德堂

【目次】

一、起塔因緣
二、西元前一至三世紀之窣堵波佛塔
三、巴赫特窣堵波浮雕中之佛塔建築
（一）窣堵波建築：露塔
（二）功德堂建築（Punya Salas）：屋塔
1.供養法輪的功德堂
2.供養金剛寶座與樹的功德堂
（三）圓棚建築：無壁塔
1.供養金剛座與樹的圓棚建築
2.供養佛陀髮飾的圓形平面具環形列柱無牆棚式建築
四、原始般若經佛塔功德思想
五、結論

一、起塔因緣

塔，梵語 *stūpa*，巴利語 *thūpa*。音譯作窣睹婆、窣堵婆、窣都婆、藪斗婆、數斗波、蘇偷婆、素睹波、私鍮簸、率都婆、卒都婆。略譯作塔婆、偷婆、兜婆、佛圖、浮圖、浮屠、佛塔。意譯作高顯處、功德聚、方墳、圓塚、大塚、塚、墳陵、塔廟、廟、歸宗、大聚、聚相、靈廟。爲「頂」、「堆土」之義。[1] 塔形猶如積稻聚。[2] 窣堵波原來意指一個土堆或一堆石頭堆在死人軀體上的一種紀念物；但是佛教徒的窣堵波是紀念佛陀、先人、或王的遺骨或遺物，用堆土、石、磚、木等築成，作爲供養禮拜之建築物。

梵文 *stūpa*，在 Ṛg-Veda《梨俱吠陀》中，意爲「柱」或「樹幹」，應有穩定之中心軸之意，塔身有被稱爲樹柱或中心柱。[3] 木柱曾被認爲是重要組成部分而被插入到早期的窣堵波之中，確立塔體的中軸地位；同時亦是塔中心的標誌，輪蓋立於塔頂之上，磚石構造爲其包裹的外殼，*stūpa* 因此被理解爲穩定的軸心；[4] 而在《鷓鴣氏本集》中，則被譯爲「髮髻」，[5] 象徵最高地位，或有宇宙的軸心與被想像成帝國賴以旋繞的超自然中心，甚而轉輪聖王的象徵。[6] 從塔（*stūpa*）的幾個原意頂、堆土、木柱、與髮髻均說明了 *stūpa* 的實際特性與象徵意義。

支提與窣堵波意義大體相同，支提是一種多功能的佛教紀念物，佛在世時，他奉獻給藥叉和天人，後來，通過藏納佛的用具、佛或先哲的舍利或遺骨、經典或造像以及僅僅對佛的一生重要事件之紀念，重新變得神聖起來。[7] 支提與窣堵波的區別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但支提本身更偏重「可供養處」，「一個適於任何神

---

1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頁5421。

2 《善見律毘婆沙》卷3記載佛舍利傳去師子國的情形。師子國王天愛帝須欲起塔，依大德摩哂陀所言，先起塔基……王作基已。復白：『大德，塔形云何？』摩哂陀答言：『猶如積稻聚。』王答：『善哉！』於塔基上起一小塔。」（T24, 691a）

3 如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3：「爾時世尊，以神變力持佛髮爪，與鄔波斯迦，彼得髮爪，便立窣堵波。時彼逝多林天神，便以百枝傘，插窣堵波中。白言：『世尊，我常供養此塔。』作是言已，便依塔住。時諸人等號爲宅神塔，或呼爲薄拘羅樹中心柱。」薄拘羅樹傳說被噴灑美女口中的花蜜時，會爭相開放。（T24, 14c-15a）

4 J. Irwin, “The stupa and the cosmic axi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 805.

5 A. A. MacDonell and A. B. Keith, *Vedic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 p. 483.

6 J. Irwin, “The stupa and the cosmic axi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 24; G Russman, “Symbolism of the Buddhist stupa,” p. 48;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較研究》，頁37。

7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較研究》，頁39-41。

聖之物，意義廣泛的名稱」。[8]

有關佛陀時代造塔之起源，如佛陀曾授與提謂、和波利二長者佛陀之髮與爪，以之起塔供養：

> 時二長者……。繼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儀式。如來以僧伽胝方疊布下，次鬱多羅僧，次僧卻崎。右覆缽豎錫杖，如是次第為窣堵波。……斯釋迦髮中最初窣堵波也。[9]

亦有須達長者曾求取佛陀之髮與爪，以之起塔供養，[10]　另如《摩訶僧祇律》卷33所載，波斯匿王仿效佛陀，建立迦葉佛塔禮拜供養：「爾時，世尊自起。迦葉佛塔，下基四方周匝欄楯，圓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蓋長表輪相。佛言：『作塔法應如是，塔成已，世尊敬過去佛故。』……即說偈言：『人等百千金，持用行布施，不如一善心，恭敬禮佛塔。』」[11]　於佛陀滅之後，則有波婆國、人遮羅國、羅摩伽國等八國，由香姓婆羅門八分佛陀舍利，八國各自奉歸起塔供養。此外，據《阿育王傳》卷一、《善見律毘婆沙》卷一等載，佛陀入滅後二百年頃，君臨摩揭陀國之阿育王，曾於其領土各地建八萬四千寶塔。[12]

《摩訶僧祇律》卷33所載，波斯匿王仿效佛陀，建立迦葉佛塔禮拜供養，說明塔之「塔法」、「塔事」、「塔龕法」、「塔園法」「塔池法」、「枝提法」，[13]　據《摩訶僧祇律》卷33：

> 爾時，世尊自起迦葉佛。……作塔法者，下基四方周匝欄楯，圓起二重方牙四出，上施槃蓋長表輪相。……塔事者，起僧伽藍時，先預度好地作塔處，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若塔近死尸林，若狗食殘持來污地，應作垣牆；應在西若南作僧坊，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塔應在高顯處作；不得在塔院中浣染曬衣著革屣覆頭覆肩涕唾地，……是名塔事。塔龕者，……吉利王為佛起塔，四面作龕，上作師子象種種彩畫，前作欄楯安置花處，龕內懸繒蓋，…….是名塔龕法。塔園法者，……塔四面造種種園林。塔園林者，種菴婆羅樹、閻浮樹、頗那娑樹、瞻婆樹、阿提目多樹、斯摩那樹、龍華樹、無憂樹，……是名塔園法。塔池法者，……

8　M. N. Deshpande, “The (Ajanta) caves: thei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16.

9　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頁122。

10　《十誦律》卷56，T23, 415b-c。

11　《摩訶僧祇律》卷33，T22, 497c。

12　安法欽譯，《阿育王傳》，T50, 99-102；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T24, 691a。

13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7（T8, 897a）所敘述的亦與《摩訶僧祇律》卷33所載相同。

> 吉利王為迦葉佛塔，四面作池，種優缽羅華、波頭摩華、拘物頭、分陀利種種雜華。……塔枝提者，……四面起寶枝提，彫文刻鏤種種彩畫。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枝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窟、佛腳跡，此諸枝提，得安佛華蓋供養具，……是名塔枝提。[14]

由以上的記載，塔法說明的塔的造型與裝飾物；塔事說明塔的位置與方位；塔龕說明佛龕的裝飾作法。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說明了出家眾求解脫在家眾供佛塔的觀念。「阿難陀！由依止我爲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者遺身之骨，令其供養。」[15]　然信眾至於長者家中瞻仰不便，長者因而起塔。佛陀告知佛塔的型制。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18：

> ……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尊者（指舍利弗）骨起窣堵波，得使眾人隨情供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何而作？」佛言：「應可用磚瓦兩重作基，次安塔身上安覆缽，隨意高下上置平頭。高一二尺，方二三尺，準量大小，中豎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窣睹波耶？為餘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為如來造窣睹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為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重，不還至三，一來應二，預流應一。凡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說如是應作，苾芻不知若為安置。佛言：「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為造窣睹波已。[16]

《四分律》說明佛塔的形制，並且爲了防止「雨漬、風飄、日曝、塵坋」等應在塔基供養具上方覆蓋棚頂，或將至於上好房中：

> 若世尊聽我等為其起塔者，我當作。諸比丘白佛，佛言：「聽作。」彼不知云：「何作？」佛言：「四方作若圓若八角作。」「不知以何物作？」白佛。佛言：「聽以石壓若木作已應泥。」「不知用何等泥？」佛言：「聽用黑泥，若泥，若牛屎泥，若用白泥，若用石灰，若白墌土。」彼欲作塔基，佛言聽作。彼欲華香供養，佛言：「聽四邊作欄楯安華香著上。」彼欲上幡

14　佛陀跋陀羅、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卷33，T22, 497c-498c。

15　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18，T24, 292a。

16　同前註，T24, 291c。

> 蓋，佛言：「聽安懸幡蓋物。」彼上塔上，護塔神瞋。佛言：「不應上，若須上有所取聽上。」彼上欄上，護塔神瞋。佛言：「不應上，若須上有所取聽上。」彼上杙上，龍牙杙上。佛言：「不應爾，若須上有所取與聽上。」彼上像上，安蓋供養。佛言：「不應爾，應作餘方便蹬上安蓋。」……彼塔露地、華香、燈油、幡蓋、妓樂、供養具、雨漬風飄、日曝塵土坋及烏鳥不淨污。佛言：「……應安如來塔……置上好房中宿。」[17]

〈長阿含經・世記經・轉輪聖王品〉則說到轉輪聖王命終後：「……於四衢道起七寶塔，縱廣一由旬。雜色參間，以七寶成，其塔四面各有一門周匝欄楯。」[18]

根據以上經典之描述，塔應置高顯處或於四衢道；[19] 而塔的形制，由上而下爲，磚瓦塔基礎、磚瓦塔基座、塔身（爲圓形或八角形，材料爲木混合白或黑泥、磚、石、瓦）、覆缽、方龕、倒疊澀式平頭、輪杆、相輪（輪蓋）、安寶瓶，塔四面各有一門，四周欄楯圍繞。

二、西元前一至三世紀之窣堵波佛塔

在 *Buddhist Stupas in Asia*一書中描述的西元前二、三世紀的窣堵波有 Sanchi（桑奇，2nd-3rd BC）、Gandhara Stupa（Peshawar, Pakistan, 3rd BC-1st BC）（桑奇之後在印度西北部融合希臘意識的犍陀羅藝術）、Taxila Stupa（1st and 2nd BC）， Dhamekh Stupa (Saranath, Varanasi, 200BC)、Ramabhar Stupa、Grihav Stupa (Bhaja, Mumbai, 2nd BC）、Thuparama Dagaba Stupa（250-210BC）。[20] 這些遺留的窣堵波大部分僅剩下基座，即使玄奘時代亦已如此，其中僅有 Sanchi、Taxila Stupa、Dhamekh Stupa、Griha Stupa、Thuparama Dagaba stupa 可以看到屋頂的形制。桑奇在印度中部是保存較爲完整的窣堵波群，殘存的三座佛塔，約花了三、四百年的時間（西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經歷了孔雀王朝（321BC-184BC；阿育王在位，271 BC–235 BC）、巽加王朝（the Shunga Dynasty，約西元前184 BC–72 BC）和薩塔哇哈那王朝（the Satavahana Dynasty，約西元二至三世紀）的經營。桑奇三塔，最大的是第一塔，基壇直徑36.6公尺，至覆缽頂部的高度是16.6m，原塔核心磚造部

17　《四分律》卷52，T22, 956-957。

18　佛陀耶舍、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8〈轉輪聖王品〉，T1, 121b1-3。

19　佛陀耶舍、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4，T1, 27c-29c。

20　J. Cummings and B. Wassman, *Buddhist Stupas in Asia*, pp. 16-22.

份以及附近的阿育王柱，同爲阿育王時代所建。代孔雀王朝而起的巽加王朝時代，增建石砌部份。窣堵波周圍和基壇上覆缽四周都有無裝飾的欄楯環繞，四方各設入口。薩塔哇哈那王朝時代，再在各入口增建塔門，塔門上有精美的浮雕。

桑奇第二塔是巽加王朝營建的三塔中最古老的一座，從中發現了刻記阿育王時代十位長老比丘法名的舍利容器。第三塔完成的時間比第一塔還要晚，四個塔門只殘存南門，塔內藏置刻有舍利弗和目犍連二大弟子名字的舍利。[21] 根據 Patrick Nuttgens 的描述，[22] 桑奇窣堵坡擁有古典窣堵坡的所有特點：欄杆和有雕刻的石欄把聖地和周圍的世俗之地隔開，欄杆在四個正向的方向處斷開；高聳華麗的塔門裝飾著佛法的符號，步行道旁的欄杆可以使朝拜者順時針圍繞神龕行走，一面完成虔誠的禮拜儀式，同時觀瞻雕刻在牆上的佛陀生平（圖1–2）。

西元二、三世紀開始出現高塔型的窣堵波。阿瑪拉瓦提（Amaravati）大塔（圖3），爲南印案達羅族（Andhra）之薩塔哇哈那王朝所建造，現已不存在，其復原圖似乎從其大塔上的飾板浮雕圖像的上半部想像而來（圖4）。窣堵波的特徵是每面有五根石柱，圖像中的窣堵波，似乎下半部的空間尚有一圓形佛殿，可能是有地下室的或者高桶塔式的窣堵波。此圖像似乎顯示窣堵波開始出現高塔形式。爲何阿瑪拉瓦提大塔的復原圖仍是維持古典的窣堵波形式，而其浮雕則多有高塔型的窣堵波形式，此尚待考證。另外，公元二世紀印度西北部古犍陀羅地區的貴霜帝國迦膩色迦王（Kanishka）大力推動佛教，迦膩色迦王曾建造一座規模宏大的佛塔，根據玄奘法師記述，這座佛塔「基址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23] 此地區融合希臘意識的犍陀羅藝術，開創高塔型犍陀羅藝術風格的窣堵坡（圖5）。迦膩色迦王王朝（kanishkapur）在現今印度北部 Srinagar 南方10英哩。

---

21 A. Cunningham, *The Bhilsa Topes*, pp. 285-308.

22 P. Nuttgens, *The Story of Architecture*, p. 46.

23 玄奘口述、辯機編纂，《大唐西域記》卷2，T51, 880-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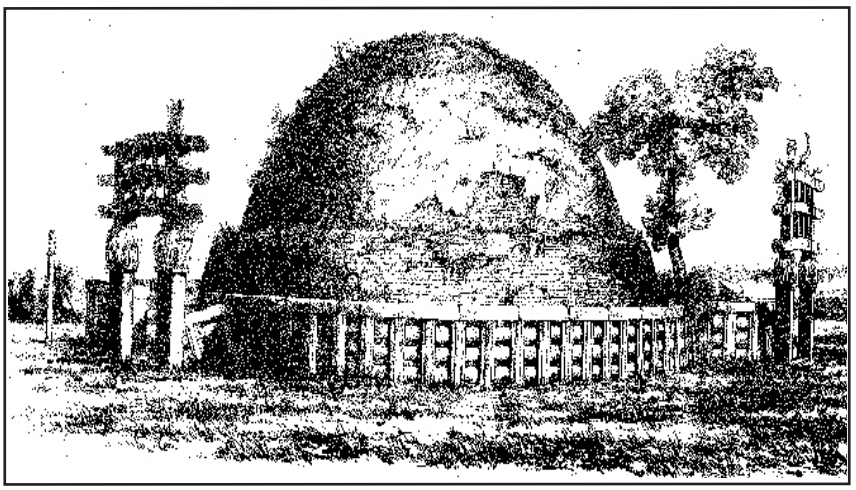

圖1　桑奇第一塔（Cunningham, 1854 Plate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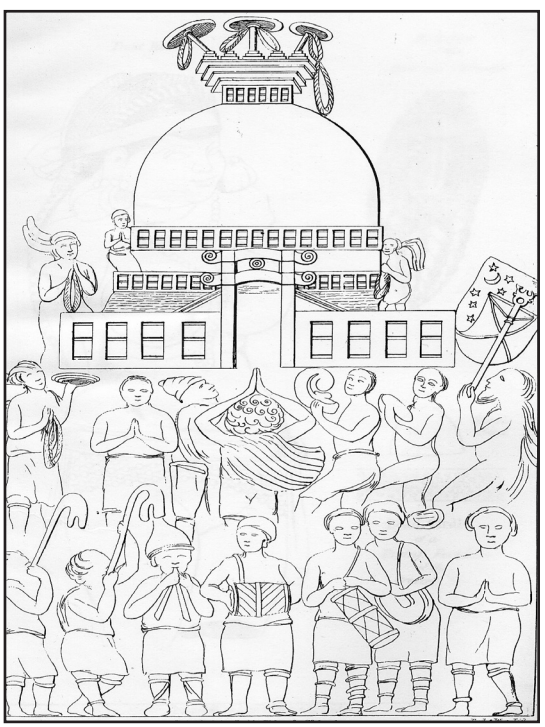

圖2　桑奇第一塔門樓雕刻（Cunningham, 1854 Plate X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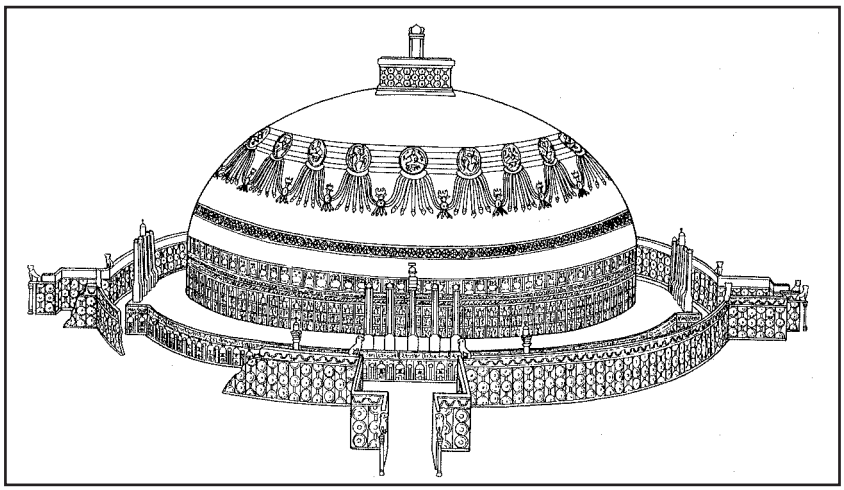

圖3　阿瑪拉瓦提（Amaravati）大塔（李崇峰，2001：048）

圖4　阿瑪拉瓦提（Amaravati）大塔飾板（李崇峰，2001：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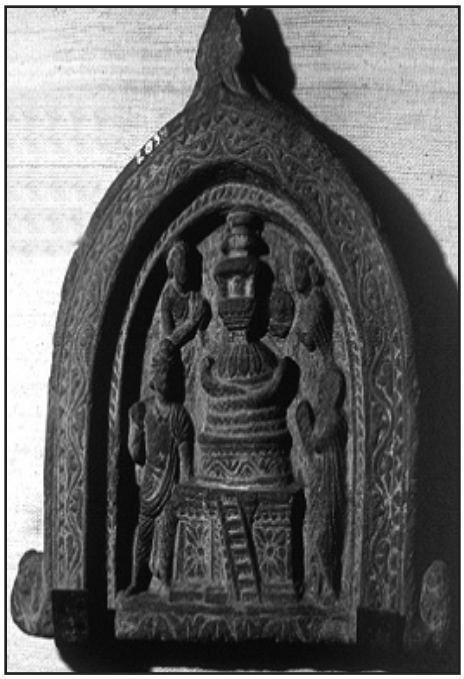

圖5　有供養窣堵波景象的支提「窗」。　犍陀羅貴霜時期白夏瓦博物館（Pewshawar Mueseum, Pakistan）。這個浮雕描述的窣堵波的意象被認爲是犍陀羅藝術的窣堵波風格形式。長形的穹頂式的窣堵波是適當的放在一個高的方形基座上，並且有一系列的階梯上到東邊，窣堵波的鼓（覆缽）頂上有一些元素，如方龕、平頭。

《大唐西域記》有多處記載窣堵波的紀錄，對於窣堵波的形制並無記載，僅描述窣堵波所在位置與高度，如窣堵波從高三十餘尺導三百餘尺，前或有石柱，並詳細記載佛教事蹟發生。如：「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堵波，高三十餘尺」、[24]　「那揭羅曷國，……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25]　「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26]　和「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27]　《大唐西域記》的描述，有助於了解窣堵波當時的數量與分佈，並且作爲佛教事蹟發生的標記，形成佛陀國度重要的文化地景。

24　《大唐西域記》卷6，T51, 903a25-26。

25　同前註，T51, 878b27-c6。

26　同註24，T51, 903b2-5。

27　同註24，T51, 905b22-23。

三、巴赫特窣堵波浮雕中之佛塔建築

以下藉由19世紀末的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康寧翰（Alexandar Cunningham）對於印度中部巴赫特的窣堵波的考古資料，探討西元前一至三世紀窣堵坡佛塔、佛殿以及佛堂建築的形式。西元1873年康寧翰發現埋於土堆的巴赫特窣堵波；於西元 1873-1874 與助理於一年內陸續於基地進行挖掘考古工作，同時於附近聚落的收集建物的遺失殘片（圖6）；同時作遺址建物浮雕等的解釋工作，期間與 Prof. Childers 數次書信的往返並獲得比丘 Ceylon 在浮雕本生緣主題方面的協助，於1876年完成《巴赫特的窣堵波》（*The Stupa of Bharhut*）一書。巴赫特的考古發掘古物後來移至600英里外的 Calcutta 保存。根據康寧翰的研究，巴赫特窣堵波屬於西元前二百年的的窣堵波（250B.C.–300B.C.），約第三次於華氏城結集後（佛滅後236年）；欄楯浮雕則爲西元前約一百五十年的巽加王朝（約184 B.C.–72 B.C.年）的作品。從巴赫特的考古發掘中得知西元前一世紀的佛塔型制與從浮雕呈現出的佛塔供養與一些佛教建築。巴赫特的窣堵波（圖6–10）與桑奇窣堵波（圖1–2）有類似的格局與造型甚至浮雕內容也近似。桑奇、巴赫特的聖地佛塔爲巽加王朝時懷念佛陀的凝聚重心，口耳相傳的本生故事，開始展現於欄楯的浮雕上。到了100 B.C.年左右，各聖地的欄楯陸續出現了本生菩薩的事跡，大乘運動也因爲豐富的素材配合無盡的懷念得以開始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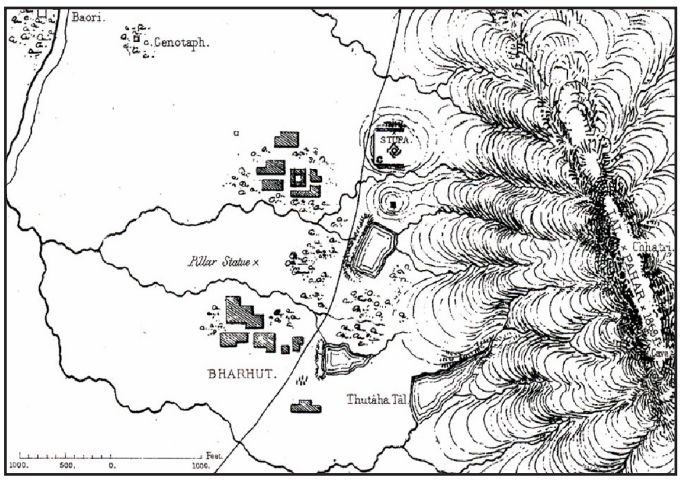

圖6　巴赫特塔的基地配置圖
（Cunningham, 1879:PLATE II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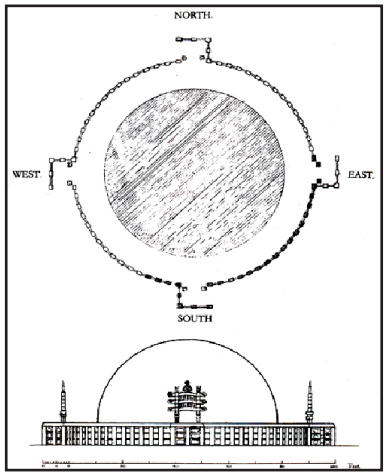

圖7　巴赫特塔的平面立面圖
（Cunningham, 1879: PLATE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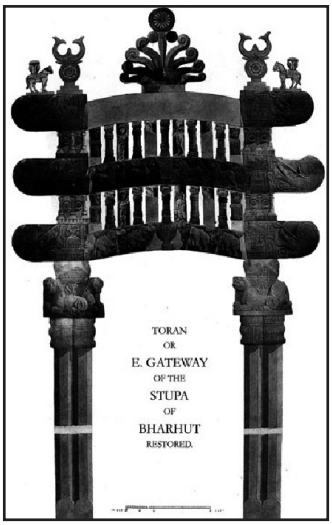

圖8　巴赫特塔門（Cunningham, 1879: PLATE Ⅵ）

圖9　巴赫特塔欄楯（Cunningham, 1879:PLATE ⅩⅡ）

圖10　巴赫特塔欄楯浮雕（Cunningham, 1879: PLATE LVⅡ）

巴赫特其浮雕內容包括如下：

1.佛陀時代的歷史場景：有摩竭陀國（Magadha）阿闍世王（raja Ajatasatru）騎象的遊行，與拘薩羅國（kosala）波斯匿王（raja Prasenajita）坐四馬馬車去拜訪佛陀等佛教故事的歷史性的場景。

2.寺院場景：有芒果、廟宇、撲滿黃金的舍衛城祇園精舍（Jetavana monastry at Sravasti）花園前庭（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圖10）；

3.崇拜物：窣堵波、法輪、菩提樹、佛足；

4.佛教建築：宮殿、波斯匿王爲佛陀建立的宗教功德堂（Punya slas, Hall of Religious Merits）、蓬（Vajrasan）、寶座（Bodhimanda）、修行小屋（Ascetic Hermitages）、住屋（Dwelling Houses）。

5.人物：天人（Yakashas）、摩耶夫人女神（Devas）、Naga（Raja）、神聖仙女、歌舞天女、傳說住在海河深林的半人的美少女（Apsarase）；

6.皇室、宗教徒、習俗、女人服飾、裝飾、圖騰；

7.動物、樹和水果、車、家具、樂器；

8.本生故事（Jatakas legend）；

9.雕塑場景、幽默場景。

本文僅針對與供養崇拜有關的場景以及佛塔、佛教建築有關的雕刻進行解讀，以了解當時佛教建築的情況。[28] 以下這些有關巴赫特佛塔的圖像與描述，康寧翰已於1879年發表。

Gotama Buddha 曾告訴 Ananda（阿難）可以崇拜供養的物體有三種：1.Saririka（佛陀的遺骨）；2.Uddesika（窣堵波、三寶）； 3.Paribhogika（佛陀的束衣、僧服、缽、寶座、水瓢、樹等）。佛陀曾要阿難摘一菩提樹枝放在他得道的地方而且種在舍衛城祇園精舍的中庭而說：「任何人供養崇拜它可以得到供養我一樣的回報」，Cunningham 認爲佛陀形像崇拜的傳統來自於半希臘的文化旁遮普（Panjab）的影響。[29] 由於異加王朝的迫害加深了對於佛陀的思念，因而供養的風潮更加興盛，供養藝術的表現則大量出現在這些浮雕上，巴赫特與山集出現供養物主要爲窣堵波、法輪、樹、與髮飾，此時尚無出現佛像崇拜物。以下針對巴赫特浮雕對於崇拜供養主題出現之窣堵波佛塔與功德佛堂建築的藝術表現來探討其形式。

（一）窣堵波建築：露塔（供養佛陀或先人遺骨之塔形建築，圖11、12）

二旗幡懸吊在罩蓋的邊緣，二朵大花從放置罩蓋的方形底座長出，穹窿飾有一條用木釘掉起的長長蜿蜒起伏的花圈。此種花環是由粗花或有圖案的細薄棉布做的，大概總長 12m-60m、寬 8cm-6cm 通常在神聖的遊行時由很多人攜帶最後用木釘繞著窣堵波吊起或者吊在聖樹或中庭的柱上。佛塔在此符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之塔的形制，由下而上爲欄楯、基壇、塔身、覆缽、平頭、輪竿、相輪、寶瓶。

（二）功德堂建築（Punya Salas）：屋塔（具拱形窗之方形平面建築）

Punya Salas 直譯爲功德堂，西元前後三世紀供養崇拜法輪、金剛座、樹等。

1.供養法輪的功德堂（波斯匿王為佛陀建立的，圖13、14）

放在一寺中供奉上有一傘蓋緣端吊有一花圈，有四馬的馬車載著波斯匿王將要

---

28 A. Cunningham, *Stupa of bharhut: A buddhist monument ornamented with numerous sculptures*, pp.2-7.

29 Ibid., p.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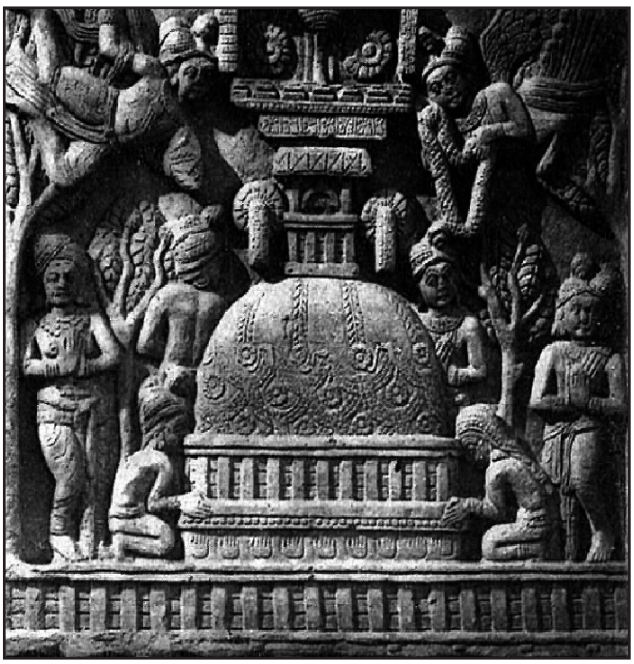

圖11　窣堵波建築：露塔
（Cunningham, 1998: PLATE ⅩⅥ左）

圖12　窣堵波建築：露塔
（Cunningham, 1998: PLATE ⅩⅥ左）

去供養此一聖物。巴赫特窣堵波南門底部浮雕上層部分兩旁的帶狀空間有「頭尾」表現形式呈現遊行化繞行，下層部分則描述波斯匿王剛經過宮殿的門。從大唐西域記知波斯匿王曾經建一座偉大的寺給佛陀，法顯也曾紀錄波斯匿王，在佛陀去忉立天（Trayastrinshas）天時，曾用草鞋木塑一個形象在佛陀通常坐的寶座上，此崇拜物可能法輪（Dharma Chakra, Wheel of the Law）。另外一種表現方式是法輪站在一柱子上；這種形式實際上曾存在舍衛城，法顯五世紀來訪時還有。

二層樓建築一樓是開放的柱廳有著佛教特有的欄楯底座，供奉法輪，法輪懸吊花環，有傘蓋覆蓋，其兩端園藝懸掛有花環。二樓有二個覆蓋有半圓形頭巾線條的拱型窗，牆壁飾有欄楯圖案，屋頂是兩端有山牆的半圓柱型屋頂，屋頂上有八個尖塔。

2.供養金剛寶座與樹的功德堂

有一善男子，做膜拜狀，頂上有五個頭的蛇成遮護狀（圖15）。另亦有大象膜拜寶座，一男子藏於樹下觀看，此種景象玄奘與法顯都曾描寫（圖16）。金剛寶座爲方形底座飾以四根小柱子，上有 Dharma Chakra 寶座在懸掛有花環的菩提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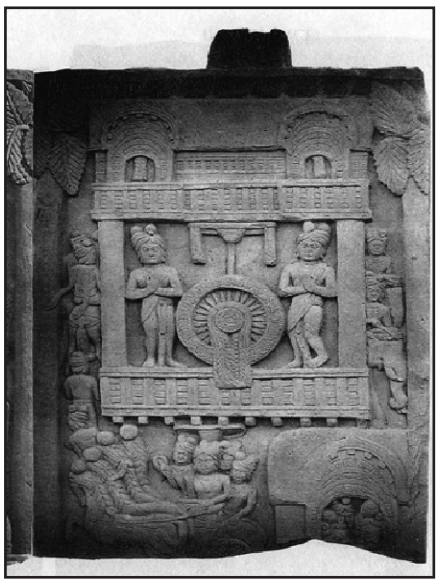

圖13　供養法輪的功德堂：屋塔（Cunningham, 1998: PLATE ⅩⅢ右）

圖14　供養法輪的功德堂：屋塔（Cunningham, 1998: PLATE　XXX-2）

圖15　金剛座與樹的崇拜（Cunningham, 1998: PLATE XIV-3）

圖16　金剛座與樹的崇拜（Cunningham, 1998: PLATE XXXI-2）

前，菩提樹旁有男子用左手的拇指與食指捏柱舌頭，上方有天人持花環，前有一善男子手摸寶座。金剛寶座後正後方通常有一大樹，在浮雕中出現樹的種類如下：

- Vipaswi–Patali Tree, or Bignonia Suaveolens；Sikhi, or Sikin–Pundarika, or Shite Lotus；Viswabhu–Sala, or Shorea robusta；Krakuchhanda-Sirisa, or Acacia；
- Kasyapa–Nyagrodha, or Ficus Indica； Kanaka Muni–Udumbara, or Ficus Glomerata；
- Sakya Muni–Pippala, or Ficus Religiosa.

供養金剛座與樹的功德堂（圖17）：二層樓建築，一樓是有著垂花雕刻的柱頭的圓柱的開放的柱廳，柱頭上站有大象，上頂欄楣；廳內供奉寶座，爲方形底座飾以四根小柱子，上有Dharma Chakra，中間寬敞突出兩旁有退後的側翼，是一方形平面，四面相同；二樓有欄楯底座，二個覆蓋有半圓形頭巾線條的拱型窗，內有懸掛花環的傘蓋，側翼亦有拱型窗，屋頂是平式的穹窿屋頂，屋頂上有三個尖塔。根據其後方的樹，推測此供養廳應在4m~6m×9m~16m之間。

這些圖像顯示方型的功德堂建築，有長拱形明窗或開口與石窟支提的開口造型類似。拱形明窗似由兩列柱所承托，拱的底部看似半圓形，而且拱腹雕出截面爲長方形之突起椽頭，拱形明窗下的欄額表面，通常雕出欄楯圖案，而且在後來的石窟支提殿的開口，雖然是石造的但是還是留有椽木裝飾，因此可以推斷早期應該是木構的。

（三）圓棚建築：無壁塔（圖 18、19）

1.供養金剛座與樹的圓棚建築（圖18）

一二層樓建築，一樓有三個個覆蓋有半圓形頭巾線條的拱型開口，總共有12個門或開口。旁邊開口內有懸掛有花環，中間開口可看到金剛寶座與後面的菩提樹幹，一樓有著佛教特有的欄循底座。二樓有二個半圓形拱型窗內有懸掛有花環，欄楯底座，菩提樹破穹窿屋頂而出，後方有阿育王的獨立柱。

2.供養佛陀髮飾的圓形平面具環形列柱無牆棚式建築（圖19）

此在巴赫特塔西門阿闍世王（Ajatastru）柱左面上半部。悉達多太子的髮飾爲摩耶夫人帶到忉利天，建一圓形平面有兩個穹窿頂的似窣堵波中供養此聖物，爲鐘型柱頭柱子支持，且前有一走廊拱頂半圓形罩蓋，在 Yusafzai district（Takhti-

圖17 供養金剛座與樹功德堂：屋塔（Cunningham, 1998： PLATE XXXI-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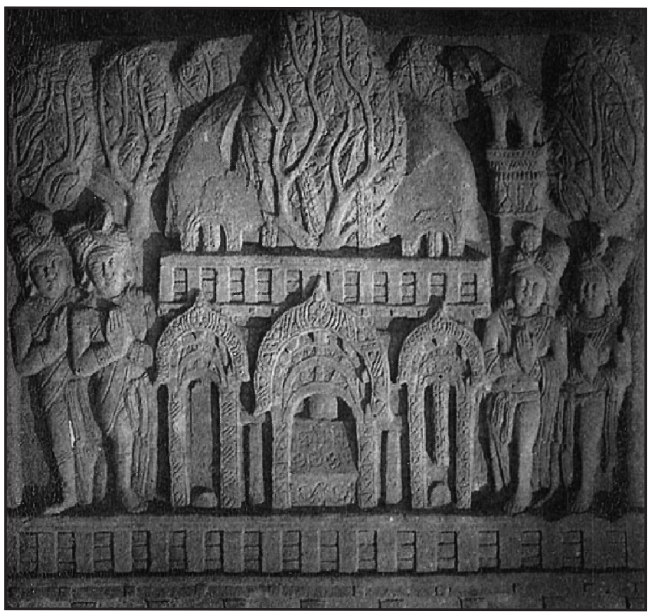

圖18 供養金剛座與樹的圓棚建築：無壁塔（Cunningham, 1998： PLATE ⅩⅢ左）

圖19 供養髮飾圓棚建築：無壁塔（Cunningham, 1998: PLATE XXXI-3）

Bahi, Jamal-garhi）有類似建築。由於是供養念佛陀遺骨或遺物之建築物，因此應屬窣堵波，但其刑制與標準屬窣堵波不同。屬於有著穹窿頂的棚式建築，供養空間是如功德堂開敞的，而塔型的窣堵波是封閉隱密的。浮雕圖示中左方供養佛陀髮飾的建築爲無壁建築的穹窿頂由一圈柱子支撐；前部爲太陽拱形門道，中央爲主體朝拜物——佛頭飾，忠實再現木構支提殿，即無壁塔。[30]　這原始的佛殿應是木構建築或草蘆，可能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中所指的無壁塔：「佛言聽有四種人應起塔，如來聖弟子、辟支佛、轉輪聖王、諸比丘，欲作露塔屋塔無壁塔。欲於內作龕像，於外作欄楯。欲於塔前作銅鐵石木柱上，作象師子種種獸形。欲於塔左右種樹，佛皆聽之。」[31]　露塔應是指窣堵坡佛塔，屋塔爲方形平面的佛堂建築，無壁塔，是指在塔上方以木或竹搭亦頂棚，用以遮擋雨水和較強的陽光，棚下無牆壁的開敞的建築。

這種圓形的佛殿的型態，與現存最早支提殿——阿育王時代的拜拉特（Bairat）佛殿類似。拜拉特佛殿是一磚造的圓形塔殿寺，底層的圓形塔殿直徑爲27.20呎，內壁由27根八角木柱作骨架，柱間砌磚，成楔形結構，八角木柱原應獨立環繞主體朝拜物——塔，柱間敞開，在中央環形列柱（內壁）與外牆之間，是寬約7呎的環形禮拜道，環形列柱與外壁皆東側開門，中央圓形主室之頂，原似瓦作冠以陶質尖飾，而禮拜道之頂棚，則架於環形外牆與中央主室八角木柱頂部額枋之上。[32]

綜合上述經律文獻所載和遺跡所見得知，早期佛塔形制古樸，基本上由塔基、塔主體、塔標記物三部份構成，外圍垣牆（欄楯），四方各設入口，豪華者在入口處建門立柱。塔基有保護建築物的作用。塔的主體就是埋藏舍利的部份，由塔身、覆缽、塔蓋（經文中所說平頭、槃蓋屬之）組成。佛塔建築，淵源於古印度爲聖賢築墳紀念的風俗，最原始的塔廟，可能就是由這種一坯黃土似的墳塚，逐漸演變成有台基、覆缽、豎上表示尊貴的傘蓋。佛教興起，沿用舊俗，爲了表示其宗教屬性以及塔主的修爲境界，才安上相輪等佛教標記物。由以上浮雕之建築影像可分爲窣堵波佛塔建築與功德佛堂建築，窣堵波佛塔建築與前述經典文獻所述之佛塔形制相似包括欄楯、基壇、塔身、覆缽、平頭、輪竿、相輪、寶瓶，空間封閉而隱密。而

30　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較研究》，頁70。

31　佛陀什、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6，T22, 173a。

32　Sahni,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Excavations at Bairat*, pp. 28-32；李崇峰，《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較研究》，頁69。

功德堂建築則底層爲柱樑結構之長形平面建築，支撐有尖拱山牆之半圓筒型屋頂、或有拱型窗之穹窿頂，另有，開放式的有欄循底座的較爲開敞的圓形建築空間形式，爲原始支提殿之形式。如果將功德堂與佛殿建築議歸類爲「塔」，亦即廣義的「塔」，如漢譯律典所歸類之露塔、屋塔、無壁塔，亦即凡是供養建築稱之爲塔，那麼功德堂建築即爲屋塔，屋塔爲方形之建築，無壁塔形式則如以上供養髮飾之圓形佛殿案例。

四、原始般若經佛塔功德思想

以上討論的供養建築形式，自然是功德思想的具體視覺呈現，當時從拜佛塔與供養物的風氣必然盛行多時，才會作爲窣堵波的藝術表現的重要題材，此外，此種功德思想在同時期的經典是如何被詮釋的，與當時大乘初期般若思想的發展有何關係？以下探討當時原始般若波羅蜜經的佛塔功德思想如何被轉化。

大藏經中原始般若波羅蜜經的經典中有佛塔功德品有：

1.〈塔品〉《小品般若波羅蜜經》，鳩摩羅什譯。[33]

2.〈寶塔功德品〉《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宋施護譯。[34]

3.〈持無量功德建塔品〉《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宋施護譯。[35]

在小品般若經典中有關佛塔功德品的闡述主要是想將佛塔供養的功德轉移到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經上。首先說明奉行般若波羅蜜多經可獲猶如起塔供養舍利的功德，「若供養此般若波羅蜜多經處，隨其方地即同造諸寶塔，尊重供養瞻禮稱讚。憍尸迦，當知此般若波羅蜜多，於現世中有是功德。」[36] 再比較受持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經與起塔供養所獲功德孰多。「雖復如是起塔供養如來舍利，不如有人書此般若波羅蜜多經尊重恭敬。」[37] 和「帝釋天主白佛言：『世尊！若以滿閻浮提如來舍利及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各爲一分者，我於此二分中，當取般若波羅蜜多分。』」[38] 並說明其原因：因供養佛是爲求法，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就一切智智。因爲佛身如寶器佛法如寶，供養佛法勝於供養佛身。「修學般

---

33 T8, 541c-543b。

34 T8, 594c-601c。

35 T8, 677c-678a。

36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T8, 595c25-28。

37 同前註，T8, 596a22-24。

38 同註36，T8, 601c15-17。

若波羅蜜多法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就一切智智。佛言：『憍尸迦！是故當知：佛不以是身故得如來果，以成就一切智智故得成如來。當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有一切智智，從般若波羅蜜多生。復從般若波羅蜜多善巧方便，生如來身。」[39]　和「所有如來應供正等正覺般涅槃後所有舍利，亦得瞻禮供養。何以故？一切智智依如來身，是故如來舍利同彼寶器，一切智智如所盛寶。以是義故，如來舍利得瞻禮供養。」[40]　最後說明般若波羅蜜多修持、供養的方法及所獲功德：

> 但能以此般若波羅蜜多，書寫經卷安置供養者，當知是人獲大功德。況復有人為欲趣求大菩提故，於此般若波羅蜜多法門，發信解心聽受讀誦，廣為他人解說其義，使令正法久住世間。以是因緣，佛眼不斷正法不滅。而諸菩薩摩訶薩眾，各各受持宣布演說，即得法眼不壞不滅。又復尊重恭敬，以諸香華燈塗幢幡寶蓋上妙衣服，作如是等種種供養。[41]

這種藉由世俗化的供養功德「轉化成聖」，亦即「聖化—供養—功德」的軸線來解釋察考智慧「越乎凡俗」面向，亦成爲大般若經〈供養窣堵波品〉的理路架構。[42]

五、結論

佛塔建築形式，自然是功德思想的具體視覺呈現，此外，此種佛塔功德思想在原始般若經典巧妙的被運用來詮釋大乘初期般若思想。從佛滅後因感受佛法、懷念佛陀而起塔供養佛陀舍利，由無形信奉、到佛滅後有形舍利供養、再回歸至無形的經典供養，將佛塔供養同等於對經書的供養，法之信受奉行。般若思想想喚起佛陀時代對無形佛法與對佛陀眞正教義的覺醒，而不要迷失在有形之佛陀供養。佛滅後至大乘初期的數百多年因人們對佛陀的懷念而造塔，又有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印度處處可見窣堵波，佛塔成爲佛教重要的精神象徵；而且造塔以發展出一套非常有系統理論基礎與實踐方法，包括所獲功德也爲大眾所認同，而且根深蒂固。從這

39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T8, 596a12-18。

40　同前註，T8, 602b24-28。

41　同註39，T8, 601b26-c5。

42　蔡耀明，〈從佛教的聖化觀探討《大般若經．第四會》的般若波羅蜜多的聖化理路，兼在親見不動佛國的時刻表現出來的對聖境的感知品質〉，2001年6月1-2日「宗教的神聖性：現象與詮釋」研討會。

數百年來對佛塔的執著，因此般若思想不得不從造塔功德切入，重新喚回對佛陀佛法本身教義的思考，因此藉由闡述塔功德、再與之比對，般若思想因此得以「合法化」。在早期般若思想的傳播上應是一種不得已的做法。

根據佛教文獻之描述，西元前後三四紀的窣堵波佛塔建築的形制，由下而上爲，磚瓦基礎、塔身（爲圓形或八角形，材料爲木混合白或黑泥、磚、石、瓦）、覆缽、輪竿、相輪、寶瓶，塔四面各有一門，欄楯圍繞，爲容納佛陀或先人遺骨，空間是封閉的。而功德堂建築有兩種形式，一是其底層爲柱樑結構，支撐有半圓筒型屋頂，二是穹窿頂、柱樑結構、沒有牆壁的開放的圓形建築。因此在巴赫特塔的浮雕形式代表著爲西元前約一百五十年的巽加王朝（約184B.C.-72B.C.）或者更早以前流行的兩種佛教建築形式，一是窣堵波的佛塔形式或稱露塔形式，一是支提殿形式（漢譯經典稱之爲屋塔與無壁塔），屋塔爲有拱形明窗之半圓形屋頂平面爲長方形之建築，無壁塔則爲穹窿頂之圓形建築，並且由眾多之柱子所支撐之開放性的建築，此時「佛塔」（含支提殿形式之佛堂建築）爲廣義之佛教供養建築的定義。此三種佛教供養建築——佛塔形式（露塔、屋塔、無壁塔），應爲西元前約一百五十年以前普遍之佛教建築形式。

【參考文獻】

佛教典籍

佛陀耶舍、竺法念等譯。《長阿含經．轉輪聖王品》。《大正藏》第1冊。第1經。

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冊。第227經。

施護譯。《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第8冊。第228經。

法賢譯。《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冊。第229經。

佛陀跋陀羅、法顯譯。《摩訶僧祇律》。《大正藏》第22冊。第1425。

佛陀耶舍、竺法念等譯。《四分律》。《大正藏》第22冊。第1428經。

弗若多羅譯、比丘誦。《十誦律》。《大正藏》第23冊。第1435經。

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大正藏》第24冊。第1451經。

跋陀羅譯。《善見律毘婆沙》。《大正藏》第24冊。第1462經。

佛陀什、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大正藏》第26冊。第1421經。

安法欽譯。《阿育王傳》卷一。《大正藏》第50冊。第2042經。

中文著作

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柱（1985）。《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

李崇峰（2001）。《中印佛教石窟寺比較研究》。台北：飛鴻出版。

荻原雲來編纂（1974）。《梵和大辭典》。東京：鈴木學術財團。

慈怡主編（1989）。《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

蔡耀明（2001）。〈從佛教的聖化觀探討《大般若經．第四會》的般若波羅蜜多的聖化理路，兼論在親見不動佛國的時刻表現出來的對聖境的感知品質〉。原文發表於2001年6月1~2日政治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舉辦之「宗教的神聖性：現象與詮釋」研討會。

英文著作

Cunningham, Alexander (1879). *Stupa of Bharhut: A Buddhist Monument Ornamented with Numerous Sculptures Illustrative of Buddhist Legends and History in the 3rd Century BC*. London: Wm. H. Allen & Company.

Cunningham, A. (1854). *The Bhilsa Tope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65, Cornhill.

Cummings, Joe and Bill Wassman (2001). *Buddhist Stupas in Asia: The Shape of Perfection.* Melbourne: Lonely Planet Publications.

Deshpande, M. N. (1967). “The (Ajanta) Caves: Their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janta murals*. Ghosh A., ed.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Fergusson, James (2002).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First edition, 1876)

Kyoto National Museum (1994). *Masterpieces of Buddhist and Hindu Sculpture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Kyoto: Kyoto National Museum.

Irwin, J. (1977). "The Stupa and the Cosmic Axi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Edited by Taddei M. Naples: Istituti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uttgens, Patrick (1998). *The Stor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Phaidon.

MacDonell, A. A. and A. B. Keith (1984). *Vedic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 New Delhi: Motilal Banersidass.

Mitra D. (1971). *Buddhist Monuments*. Cakcytta: Sahitya Samsad.

Russman, G. (1986). "Symbolism of the Buddhist Stup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9 (2).

Shorto, H. L. (1972). "The Stupa as Buddha Icon in South East Asia." *Mahayanist art after AD 900* (Colloquies on Art & Archaeology in Asia No. 2).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Sahni, D. R. (1937).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Excavations at Bairat*. Jaipur: Government of Jaipur State.

Spence, Hardy (1860). *Eastern Monarchism.* London & Ediniburgh: Williams and Norgate.

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　頁 41～64（民國九十六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20, pp. 41～64 (2007)
Taipei: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A Study of Buddhist Stupa Architectural Styles Based on Carvings of the Bharhut Stupa

April Hueimin Lu
Professor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Recre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stupa architecture prevailing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centuries B.C. in India by examining the stone carvings of the Bharhut Stupa and related Buddhists documents. It focuses on the carved images related to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the thought relating to stupa worship in early Mahāyāna. First, the definitions of stupa, reasons for building stupas, and forms of stupas are examined through a textual study. Second, the carvings of Bharhut Stupa with content relating to religious architecture are examined. The article explores not only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s in the early Mahāyāna period, but also thought relating to stupa-worship.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arvings and a comparison with descriptions in texts, three types of stupa architecture may be found—disclosed stupa, house stupa, and no-walled stupa, which prevailed before 150 B.C. in India. These developments in religious architectural forms represent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worship from sacralization to worship, to merit.

Key words: 1. Buddhist stupa; 2. stupa; 3. Bharhut; 4. merit; 5. merit hall